

萧乾全集

特写·杂文卷

主编：文洁若、傅光明、黄友文

内容简介

分小说、散文、随笔等。

书名：萧乾全集

作者：萧乾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434-7/I217.2

出版日期：2005年10月

印张：162.875 开本：32

定价：80.00元

本卷说明

本卷为特写、杂文卷。收入作者 1937 年至 1998 年的特写和杂文。其中特写 33 篇,包括《南德的暮秋》、《人生采访》及《土地回老家》中的篇目。杂文 46 篇。《猫案真相》等 26 篇杂文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所写。



· 特写 ·

由伦敦到法兰克福.....	3
纽伦堡访狱	18
仆仆风尘到慕尼黑	24
阿尔卑斯雪岭	33
从德奥沿意瑞边境到巴黎	44
瑞士之行	55
劫后的马来亚	66
迎克里浦斯夫人	86
进军莱茵	92
美国印象.....	103
柏林那趟.....	115
生活在怎样伟大的时代.....	124
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130
李媛驰的一生.....	139
我认清了阶级.....	148
黄友毅回家.....	153
土地回老家.....	159
我骄傲作毛泽东时代的北京人.....	239
费尔顿夫人体验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	243
幸福在萌芽.....	249
向先进的力量致敬.....	254
凤凰坡上.....	257



万里赶羊.....	278
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跃.....	292
人民教师刘景昆.....	307
鸡博士许志俭.....	314
救救旧书业.....	328
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334
顶天立地戴高乐.....	339
混世魔王希特勒.....	346
纽伦堡审战犯.....	350
审判不是泄愤 定罪全凭实证.....	355

· 杂文 ·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座谈会上 的发言.....	363
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	365
我们太拙于国际宣传.....	367
给英国老约翰.....	370
红毛长谈.....	373
中国舞台的歧途.....	418
中国音乐往哪里走.....	423
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	428
冷眼看台湾.....	432
琼岛不是太平岛.....	441
中国文艺往哪里走.....	445
人道与人权.....	451
吾家有个夜哭郎.....	457
怀四大自由.....	462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465

华盛顿精神的不朽.....	471
政党·和平·填土工作.....	474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讨论.....	480
“论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与政治权利”讨论.....	482
第三次大战中国没有便宜可占.....	484
联合国:美国的牺牲品	488
托治:联合国的试金石	493
美帝的蓄意.....	497
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	499
两种制度、两种电影、两种英雄.....	506
读《金星英雄》	510
小品文哪里去了.....	522
大象与大纲.....	525
关于《大象与大纲》	532
“上”人回家.....	534
礼赞短短篇.....	537
“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为了衙门.....	543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550
猫案真相.....	558
书号不能当商品来卖.....	564
新闻有偿势必贬值.....	566
这个案子使我大受鼓舞.....	568
吃瓜者言.....	571
有头不能无尾.....	574
这该不该也改一改.....	576
得争口气.....	578
筵席终于摆成了.....	580
视与见——听与闻.....	582

“彭克”——西方的糟粕.....	584
一条新闻,两种反应	586
我不拥护蛮干.....	589
这种事我不干.....	591
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	593
同一结局 两种反应.....	596
评论有偿?使不得!	598
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	600
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	603
一时暗了天空,可就亮了希望工程	605
一刀切不是好办法.....	607
再谈“一刀切”.....	609
“爱心”不宜用滥.....	611
心放正 眼睛朝下.....	613
论味儿.....	615
多一点时间概念.....	617
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	620



特	写

由伦敦到法兰克福

今年我到过三趟德国,恰巧逢上迥然不同的三个时期,看到的又是三个不同的地带,但走得最广,体验得最亲切,莫如这第三遭了。因而引起的情绪,也最为复杂。

春三月,西线由法德至荷德边境的联军齐向东攻的时际,我正随了巴区将军第七军浩浩荡荡的运输队,挤在箱箱炸药车车浮桥木料丛中,由东法越过萨尔河,经汉堡、凯撒劳顿,直向莱茵河扑进。那时我看到的是红土多林的莱茵河区,又是狼狈溃退中的德国。莱茵河的天蔚蓝得令人发愁。无垠无际的大森林阴惨惨似是隐遁着千万的冤魂。破碎了的城镇,缺枝的树,无家可归的人们,闲荡着的军马,和焚毁的飞机坦克都倒在散在旷野。最难忘的是克隆斯塔德一家牛奶厂。所有的牛都为炮火解决了,单独一头黄牛仍顽强地立在栏内,四腿挺着劲。同行的人说,那牛虽然站着,却已死了。我从来不打赌,那回我不甘心,我冒了踏地雷的险,走近那铜像般的动物。果然它已经牢牢地死了,两只钝而挂血边的眼睛,仍垂视着卧在地上的同伴。我们急用手帕堵起嘴来,忙忙跑开了。

七月初旬,旧金山会议结束后,借着采访波茨坦会议,我看到屈膝后的德国。可是首都的柏林,是怎样的首都,桥梁断了,纪念碑东倒西歪;联军上峰忙着商量如何处治战败了的敌人,联军的随

从满城搜觅纪念品。德国人却只有一个职务：无论是男是女，老老少少，有的提篮，有的推木车，大家都睁大了眼找吃的。我住在柏林西南郊近湖的蔡伦道夫。房东是个画家。坐在窗栏上，我望到了一轮太阳坠入汪希湖。房东隔房弹起《月光曲》来，黑白音符与湖波不息地跳动着，遥望了三巨头决定着德国命运的无忧宫，我凭吊起毁在一念之差的这一欧洲首都。

今番三游德国，我走的恰是截然不同的地带：由哥德诞生的法兰克福，经乌兹白古堡而到囚禁着纳粹首要的纽伦堡。为了采访战败后德人的疾苦，我搭民用火车到的慕尼黑。不用说，挤得如沙丁鱼罐头。我走访了慕尼黑的古今遗迹，也身临了以活地狱闻名的答可阿集中营。由慕尼黑南行，我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境界。躲开了人间的流离惨苦，我进入了德国的杭州。巴伐利亚的湖区，是全欧知名的。湖需要墙壁来助威。南德湖区的墙壁正是欧陆的脊背——阿尔卑斯山脉。几天后，借了高架铁链车，我索兴爬上了那脊背。终于沿了阿尔卑斯山脚，贴着意瑞的边境，驰回大选中的巴黎。这趟看到的不是挨揍的德国，也不是正作大揖的德国，而是牢牢握在战胜者掌中的德国。德国的残余工业当赔偿瓜分了，德国的美丽山水，今日是劳军的犒赏。

十月五日 帝王别墅

伫候在伦敦南郊克洛哀敦飞机场休息室时，我骤然体味到和平之不同于战争。窗外几架飞机有的在颤动着，有的已呼啸起来。室内候机的人们，各各捧了一杯冒热气的咖啡。最亲切是赴捷克的一批客人，七八年离乡背井的流民如今欧陆靖平，扑奔回祖国了。

一个年轻军官正和他太太用捷文谈话，生在异域的孩子却只能用英文呢喃。放音机每叫一个名字，必有一张欢笑的脸迎上前

去。

我们赴法兰克福一批是十一点起飞的。不是硬板板的运输机了,而是架绿色的德寇塔。每张椅子上已放好一个纸匣,里面有三文治,甜点心,四块糖果,一只西红柿。有意思的是纸匣上的设计。上书“十七世纪的飞行观念”。下面影印了古籍中的一幅图。画的是一具大木架,上系有巨鸟十四只,架子下方坐的是驾驶员,手中挥动布帆一条,以支配方向。下面是原画者的说明。这富于幻想的图画不免使搭客心坎上少挂念天气与安全,脸上多一层微笑。同机的多是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员,正牌军人占少数,我是惟一的“战地”记者。

飞不上一刻钟,机肋下便已是英吉利海峡了。十二点半便望见自古丁东直到今的莱茵河了。天是始终晴和的。我们几乎可以看见飞机的影子在森林田野上滑过。不上四十分钟,纡曲的梅因河在望了。盘踞河畔的城正是法兰克福。飞机在炸得稀烂的城上打了个盘旋,便呼呼的脚沾了地。

下了飞机,看到临近停了四引擎银亮亮的巨型飞机,身上以红蓝色画有鹰,旁边以俄文大大写着“美利坚”。那庞大银物对我象征着今日的现实世界:以权力震吓权力的世界。

记者招待所是在距法兰克福十二英里的威斯巴登。当我正东张西望想揩油时,一个美国下士跑过来问我可是“乾先生”,原来招待所派车来接了。

威斯巴登是德国名温泉之一,城虽不大,却有极华丽的歌剧院,音乐厅。据说从前各国贵胄,由沙皇以至印度亲王,年年都来这中欧别墅游玩。艾森豪威尔将军本打算用它作大本营,所以直到今年年初,千百英美轰炸机由威城天空掠过,却没丢过炸弹。二月底,说有一回轰炸队员弄混了目标,于是这当年车水马龙的温泉城也成为战争牺牲品之一了。

出了绿林旅馆便是市中心的方场。对面峨特式的教堂塔顶已

斜了下来,喷泉旁的俾斯麦铜像依然挺立在残石上,拱围着他的和平女神和雄狮却已倒塌在地上了。几个玩童戴了美军钢盔,一边啃着黑面包,一边在玩着捉迷藏。红唇披发的女郎,挽着美兵的臂,嚼着口香糖,闲荡走过。堆了残瓦如山的街巷里,正有大汉挥斧砍着木柴,多少能干主妇,提篮携袋,等待着买砍成的燃料。面包铺外照例排满了人。“战犯监禁所”是用铁丝网围起。一辆囚车正停下来,路人赶快围集起来,好奇地观看笼中关的是何许人。我坐在路旁长椅上凝视马路的动静;疾驰的是美军吉普,弯腰走着的是身临两番败北的老年德人,青年男女骑了脚踏车驰过,东跳西跳是背了书包的学童。天晓得他们长大了时,世界又成什么样子!

黄昏人静,山积的残瓦堆上似有幽灵蠕动,原来是老姬在掘拣破烂。

晚饭前到酒吧间闲坐,和一位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员谈起捉战犯的困难。他说在美占领区,还有二百个美国私通纳粹的奸细在逃。说起德境内难民处置的困难,他说在他负责的区域里,有大批苏联籍的难民。最近,苏联派军官来营视察一次之后,一百三十难民竟不辞而别。其中自然多是新近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人或乌克兰人。

晚上十点半,忽闻汽笛声,原来是戒严。德人无通行证便不得出门了。

十月六日 军事政府

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德国四大自由市之一,也是工商业重心,据西欧与中欧之间,如今是占领军空运枢纽。每日有飞机来自伦敦、巴黎、纽约,由此转飞北去柏林,东去维也纳、捷克,南去慕尼黑、罗马。如今巴黎、维也纳间的特别快车已通,法兰克福不啻是欧洲的汉口。

论历史,这是德国王室的出处,保存有不少中古建筑。但如今大概都成残迹了。政治上,法城是美占领区总部所在。军事政府设在著名德国庞大的工业组合法宾公司大厦。那流线型的巨大建筑,正是南德的神经中枢。凭吊完千篇一律的劫后残址后,我便驱车访问这政治重心了。

美占领区计分三省,海森,温吞堡,和以文化风景驰名的巴伐利亚。三省遍设有地方政府。占领军的治德三阶段,恰与中山先生的办法不谋而合。由德国投降后迄今,是所谓军事时期。在这期间,市长由占领军委派,一切惟军令是听。目前美区当局已逐渐采用训政办法,即委任市长,但予市长以较大的行政权,同时扶持反纳粹政党,准其活动,以便最后进入宪政时期;那时,美军便可以把政权授与自由民意以秘密投票所选出的政府,然后新的消毒了的德国,即可在《大西洋宪章》的慈光下,立起脚来。这个是英、美占领当局的想法。至于什么时候法国才同意容许一个重获主权的德意志,惟有政治心理家才能下断语了。

军事政府的作用大抵有二。消极方面是算旧账,积极方面是为德国辟新路。夹在两者之间的是解决燃眉问题。如同安排难民,控制物价,修补交通,筹备冬季燃料。消极工作第一项是捉拿战犯。现在仅仅美区便有七万纳粹暴徒就捕。每天都有所增添。譬如卡索的德警察长。他先否认是纳粹党徒,所以军事政府派遣他这差使。一经发觉他入过国社党,便捉了起来。另外,是对德监视。据闻投降前,德国空军曾把器械拆卸散藏各地。一一发现是好不容易的工作,尤其是遍地是大森林的国家。

为培植新德国,最重要的是两件工作:第一是教育的改革,第二是政党的扶掖。目前美区已有二百万学童入了学,也即是学童总额的百分之九十。这是很出人意外的成就,因为经国社党蹂躏十年的德国,未受毒化的师材是不易寻觅的。有的学校,职员四分之三都得重换新人。校址和教材自也困难万分。军事政府有专司

检察或编辑新的教科书。同时,广设师范学校,造就师材。最近有几家大学也开门了,如同海德堡及马堡。课程大抵与解决德国燃眉问题有关,如公共卫生及土木工程。

七月我在柏林的时候,德工会与政党才刚准成立。如今他们已活跃起来了。最近社会民主党曾在法城交易所开会,到者不下一千四百人。共党也在当地剧院开会,听众一千八百人。目前德国各政党都有两个共同原则:对外承认战罪,负责赔偿,对内各党团结,协力重建德国。

当晚回威城,饭后赴音乐厅听演奏。弦乐队是歌剧院的原班,个个德国乐师穿着礼服,精神抖擞。指挥人是美国军官,先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这胜利乐的原题,曾为英广播电台对欧播音的志号。最后是莫扎特的钢琴独奏曲。独奏者是美国三等兵。这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坐在琴旁忘记了制服,军营,战争,而阖起眼来,忽与提琴交语,忽对长笛挑逗,忽急忽缓,这占领军人与降民一刹那达到了无上和谐,在今日德国,是桩最希奇珍贵的经验。归来灯下作书给赴印度开笔会的福斯德先生。笔会题目是怎样借文学增进印度的政治统一。我信里说:艺术在某一意义,不但能谋统一,而且能造成无缝的和谐。

十月七日 吊莱茵河

是微雨的礼拜天。清早,我踏着湿淋淋的碎石子路散步。听到沉雄悲壮的风琴声,原来那钟塔斜倒了的教堂里,有一幼童坐在凳上练习。教堂大门炸裂了,走入不妥,所以用石块堵了起来。墙上有指了地窖的白箭头,原是为避空袭用的。静穆中,杂有战争的回忆。

走过市政厅,天边已裂了道缝,云后现出一片蓝天。我兴奋得很。问着路,我向莱茵走来。是条碎石子砌成的路,两旁是一望无

际的马栗树。金黄的叶子,有的嬉戏在树上,沙沙在响,有的在路上旋滚着。偶有马栗戛然爆裂,由树枝跃下。马路上,车异常的稀少,有也多是红十字会车,或美军莱茵河游览车而已。便道上多夹了圣书赴教堂的黑袍老妪。路是一行不断的起伏小丘,每走到丘顶,便可遥遥望到一牙莱茵河。岸上的郁郁松林和银亮亮的河面对映着。

差不多三里光景,我走到了莱茵河。这回我不是走在重坦克冲锋部队后面,而是和平悠闲走来的。不同于今年三四月,莱茵河畔没有了漫天的烟幕,只有一片蓝天笼罩着。没有了辎重队冒着对岸机枪野炮在架桥偷渡,只有一个断腿的绿衣军人,扶了杖仰首望着飘在蓝天边一只白风筝。河岸上栽着柱形的柏树,齐整如普鲁士的队伍。这由中欧直伸入北海的河流,曾经是德国南北运输的动脉。每天都有轮船北航直到荷边。如今码头荒废的只有海鸥来盘旋追悼。那“只限百九十人,请勿拥挤”的招牌充满了讽刺意味。河浪不时冲着多苔的岸边,铮铮作响。河身放射着灿烂银光。举目向河流弯曲处望去,可以看见远城在阳光下的剪影。当年士女络绎的江滨旅馆,大门也已生了锈。望江楼的走廊上,悬了美国红十字会的帜徽。

归途,在街角遇到一位穿棕色西服的中国朋友。起初我还不es确定他的国籍,用“你好”试探一下,果然是位青田商人徐君。听说他住在善后总署的临时难民营里,便跟他到营里去参观了一下。

这容有近八千难民的救济所可说是日内瓦的穷亲戚。徐君在院坪中心指告我,这座白楼是波兰难民,那座是希腊难民。窗口都晾着衣裳,大人玩着排球,小孩子们坐在木板头上压着,孕妇在台阶上坐望着。各种语言嘈杂着,有的在吵架,有的在患难中谈爱,真是一个热闹小世界。

徐君是在住满了南斯拉夫人的一座白楼里(可说是千里有缘),他带我走进那黑黑的房里,气味很浓,看床数,睡着大约男女

十人。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媪正用才发下的冷肉屑往面包上抹,几个年轻的正烧着开水,由他们穿着的褴褛,房间的零乱,以及窗外吹来厕所的气味,我恍如回到了亚洲的祖国,这些人显然都不忘本国的政治前途。我问那切着面包的青年:

“狄托将军(左)还是米海洛维支(右),”他愣起眼来,把刀剁了一下说:“当然狄托!”正说着,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借针线,她英法文都会说。问起原来是比利时人。一九四〇年纳粹把她哥哥拖来做苦工,她不放心,硬跟了来。如今,哥哥打死了,她自己嫁了个美国兵,欢欢喜喜的说,不久就有船接她去俄亥俄省了。

青田朋友领完面包,他说走吧。我问他哪张床是他的,他把我拉开说,他并不是住在这儿,每天来领一次干粮而已。出营,我们走到他寓所,远远便看到一面青天白日旗。上了三楼,他的房子比我伦敦的漂亮多了。由果盘上拿下苹果非要我吃不可,沏龙井茶。朋友惟恐我替他生活担心,还打开衣柜,给我看他十几套西服并排挂着。但他有两桩苦衷。一是不能通家信,二是腰包里德国马克逾万(现行官价每四十马克合一英镑),但都不是联军发的军用马克,所以前途不保。

骑了徐君的脚踏车,我赶回旅馆,约好八点在城里见面,去看另外一位同胞,是在威城住了九年,不久要开中国饭馆的张冲鹤君,也是青田商人。

没出国之前,听到多少老留学生批评青田商人,说他们如何为国家出丑,但屡在法、比、德与这般漂泊全欧的“吉普赛人”接触后,我对青田商人是只有脱帽致敬。他们代表了所有中国人血液里的美德:勤谨乖巧,凭两只手一架脑袋吃饭,不靠天,也不靠本国的政治武力。他们以微本由家乡出发,有的曾步行西伯利亚而到中欧,患难相助,踊跃捐输,凭的完全是一份命里带来的聪明,赚钱之外,抱的还有一腔义气。但异于吉普赛人,他们有祖国,而且不忘祖国。

走进新油漆的门面,是快晚上九点钟了,一位德国老媪还在油擦地板。墙上花花绿绿画着些亭台楼阁,中间有小桥一道,两旁画着一片垂杨柳,当中插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是蒋主席的像。画工糟糕不堪,但张君得意地告诉我,饭馆叫“中华楼”,准备双十节开张,还请了一位新由中国调来的美国中校,请了答姆斯答的五位北方学生,法兰克福的牙医李翊均君,要我参加,可惜后天早晨我得赴纽伦堡。这盛会只好眼睁睁错过了,但那欢畅情景,主人的殷勤,饭菜的可口,是不难想像的。

在张君处,逢到两位德妇。一位是张君的房东太太,九年不曾搬过家,欠房租也不赶,纳粹秘密警察逼她逐“外国房客”,她也不理,如今她的善举得了好报:她受到了中国国旗的保护!另外一较年轻的妇人也是房客,及至房子为联军轰炸了后,三人逃难,也在一道。她丈夫被征去打苏联,如今关在苏区,音讯渺然。跟前还有一男一女。问她如何创立新的德国,她说:“我娘家是开面包铺的,我丈夫也是开面包铺的。我自己的父亲没有别的孩子,所以将来我们把两家面包铺合并。”这答语乍听了自是驴唇马嘴,但却证明亡了国的人民是只有顾自身家小的心了,一时无暇管国家命运。

问美占领军的治绩如何,两妇人都说:“太宽,对纳粹人太宽。捉不尽,还多得很!”

十月八日 战犯开审

经过纳粹十多年暴政,今日占领下的德国不啻是一庞大法庭。亏了希特勒在各地都盖有强固的集中营,今日那些囚笼恰好用来关昨日的暴徒。但这法庭审案的性质,既非民事,又非刑事。从来没听说所谓“战争罪犯”,他们犯的罪既无国法可援,制定国际法的人似乎也忘了规定下适当的惩罚。

所以站在纯司法的立场,这些倒行逆施的恶徒实未犯罪,而明